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靜靜的頓河

肖洛霍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静静的顿河

第三部

肖洛霍夫著

金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卷首詩

（哥薩克古歌）

你呀，光榮的靜靜的頓河，親愛的父親，
頓河·伊萬諾維奇，你是我們的恩人，
到處傳說着你的光榮的聲名，
光榮的聲名，美妙的歌頌，
從前你總是很迅速地奔騰，
你迅速地奔騰，水是那样的晶瑩，
現在你呀，頓河，水流是这样的渾濁，
從水面到河底都是這樣的渾濁。
光榮的靜靜的頓河回答說：
“我的水怎么能不渾濁，
我放走了自己的美麗的鷹，
美麗的鷹，就是頓河的哥薩克。
失去了這些鷹，我的陡峭的堤岸就只好被河水沖爛，
失去了這些鷹，黃砂才堆積成淺灘。”

第一章

一九一八年四月，頓河流域發生了大分化：北方各區——霍派爾斯克、梅德月吉次克和頓河上游一部分地區——的上過前綫的哥薩克，都跟着退却的紅軍走了，下游各區的哥薩克壓迫着他們，往本州的北部邊境上趕去。

霍派爾斯克人差不多全部都跟着紅軍退走了，梅德月吉次克人跟着走了一半，頓河上游跟着走的人很少。

直到一九一八年，歷史才使頓河上游的人和下游的人徹底分了家。但是分化的萌芽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了，那時候北方各區的不很富裕的哥薩克既沒有亞速海沿岸的肥沃的土地，也沒有葡萄園，更沒有丰饒的獵場和漁場，他們就時常突然離開柴爾喀司克，在俄羅斯的王公貴族的土地上出現，干一些飄忽不定的放肆勾當，成了一切起義的人的可靠的支柱，從拉辛開始，一直到謝卡瓦為止，都是依靠這些人。

甚至在最近一些時候，當全部哥薩克軍隊在統治者的鐵拳壓迫下，都暗暗騷動起來的時候，許多上游的哥薩克就由自己的村長鎮長領導着公開暴動起來，動搖了沙皇統治的基礎，和御用的軍隊交戰，搶劫頓河上的商船，然後飛跑到伏爾加河沿岸，把本來已經軟弱無力的查波羅什耶地區也給煽動得暴動起來。

四月底，頓河沿岸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經把紅軍肅清了。这以后，很明显地有了建立州政权的必要，于是在南方战斗的一些白衛軍哥薩克的头子們就建議召开軍人联合会。决定在四月二十八日在諾沃柴尔喀司克召开反革命的頓河临时政府委員和各鎮各部队的代表大会。

韃靼村收到了月申斯克鎮鎮长的一件通知，通知說四月二十二日将要在月申斯克鎮召开鎮代表大会，选举参加軍人联合会的代表。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在村民大会上把通知宣讀了一遍。村庄就选举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包加推廖夫老头子和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到月申斯克去参加鎮代表大会。

在鎮代表大会上，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也和其余的代表一同当选为出席軍人联合会的代表。他当天就从月申斯克回来了，为了如期赶到諾沃柴尔喀司克，第二天就决定和亲家公一同上米列洛窩去（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要在米列洛窩买些煤油、肥皂和其他的日用品，他还想順便給莫霍夫的磨坊买些面粉籮和軸承合金，借机会弄点兒外快）。

天一亮他們就动身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的几匹鉄青馬輕快地拉着一輛四輪車。两位亲家并排坐在漆着花紋的車廂里。他們一面說着話，一面走上了山崗，因为有德国人駐扎在米列洛窩，所以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有点兒担心地問道：

“怎么的，亲家，日耳曼人会不会扣留住咱們呢？他們是很狡猾的人，他媽的！”

“不会，”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肯定地說。“馬特悅·卡叔林前天那兒去过，他說，德国人很胆小……他們不敢动哥薩克。”

“真有你的！”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的狐狸毛一樣紅的大胡子裡露着笑容，玩弄着櫻桃木的鞭子，說：看來，他已經安下心去，改變了話題：“你想想會成立什麼樣的政權呢？”

“我們選一位將軍。選舉自個兒人！選舉哥薩克！”

“但願如此啊！你們好好地選一下！你們要像茨岡人相馬一樣，把將軍們好好地摸索摸索。別弄出個廢物來。”

“我們好好地選。頓河的聰明人還不少哪。”

“對啦，對啦，親家……聰明人和傻子是都用不着栽種的——他們自個兒就會長出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眯縫起眼睛，他的長滿雀斑的臉上露出了一陣愁容。“我本來想叫自己的米琪咯出人頭地，想叫他學習學習，好當軍官，可是他連教區小學都沒畢業，第二年冬天他就逃掉啦。”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心裡想着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追趕紅軍的兒子們。四輪車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像發瘧疾一樣搖晃；右手的鉄青馬猛然往前一沖，還沒有磨光的馬掌踏得咯吱咯吱响；車廂搖晃起來，緊緊挨着坐的兩位親家就像魚產卵的時候一樣，肋骨緊緊貼着肋骨磨蹭。

“咱們的哥薩克也不知道在哪兒哪？”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嘆了一口氣。

“順着霍派爾河追趕呢。那個喀勒梅克人菲多特加從庫梅勒仁斯克回來啦，他的馬也被打死啦。據他說，他們好像正往岐山斯克鎮那方面進軍哩。”

兩人又沉默了。微風吹得脊背冷颼颼的。後面，頓河的对岸，樹林、草地、湖泊和光禿禿的田野，都莊嚴地和寂靜地被粉紅色霞光的火堆映照得通紅。一帶砂丘像黃色的蜜蜂巢的硬皮一樣躺在那里，像駝峰一樣的、上下翻滾的波浪微微地放射着紅銅色。

春天过得很不愉快。树林子的翡翠綠色已經換上了茂密的深綠色盛裝，草原開滿了野花，春潮已經退下去了，河邊的草地上留下了無數的閃閃發光的小水洼，但是在許多陡立的山坡下面的崖縫里的粘土上，還保留着一些殘雪，動人地和耀眼地閃着白光。

第二天黃昏時候到了米列洛窩，他們就住在一個熟識的烏克蘭人家裏，這個烏克蘭人住在一個機械化倉庫的土牆旁邊。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飯以後，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套上車到鋪子里去了。他很順利地通過鐵路的橫道口，這時候他生平第一次看見了德國人。三個德國的國民兵橫着攔住了他。其中的一個身材矮小的、棕色連鬚胡子一直長到耳朵邊的傢伙，打着招呼揮了一下手。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勒住了韁繩，心神不定地和若有所待地翕動着嘴唇。德國人走過來了。一個身材高大而又肥胖的普魯士人，含笑露着白牙齒，對一個同伴說：

“這是一個道地的、真正的哥薩克。你看，他還穿着哥薩克制服呢！他的兒子一定和咱們打過仗。把他活捉住送到柏林去。這是一件非常出奇的展覽品！”

“咱們只要他的馬，至於他本人，去他娘的吧！”那個生着棕色大胡子的、手爪子很難看的傢伙綑着臉回答。

他擔心地繞過馬去，走到四輪車跟前來。

“下來，老头子。我們要用你的馬從這個面粉廠拉一批面粉到火車站去。我說，下來呀，對你說哪！你可以到衛戍司令部去領馬。”德國人用眼睛瞟着面粉廠，又做了一個表示對於他的命令用不着懷疑的手勢，請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下來。

其餘的兩個人都一面回顧着，一面笑着往面粉廠走去。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的臉上罩上了一層灰黃色的紅暈，他把韁繩纏到車廂的橫木上，很輕捷地從車上跳下來，走到馬前頭去。

“亲家公沒有跟來，”他腦子裡一閃想了一下，心裡涼了。“他們要把馬搶走啦！噯呀，倒霉啦！他媽的！”

德國人緊緊地閉著嘴唇，抓住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的袖子，打著手勢，叫他上面粉廠那裡去。

“住手！”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往前探了一下身子，很明顯地臉色蒼白了。“你的手雖然乾淨，也別動我的馬！我不能把馬送給你！”

德國步兵從他的聲調中明白了他回答的意思。德國兵忽然凶狠地張開嘴，露出了發青的光亮牙齒，兩個眼珠子也威脅地睜得大大的，聲調也帶著不容分說和喧嚷的意味。德國人抓住挂在肩上的步槍的皮帶。在這一眨眼工夫，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想起了自己在青年時代干過的事情：他幾乎連拳頭都沒有舉，用一種拳鬥家的打擊方法，哼哧一家伙就打在那個人的顴骨上了。德國人被打得哼哧着搖了搖腦袋，下巴頰上的鋼盔皮帶咯吱一下子被打斷了。德國人平著倒在地，一面從嘴里往外吐著深紅色的濃血塊子，一面想要站起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又照著德國人的後腦勺子打了一下子，他向四面張望了張望，彎下身子，迅速地把步槍奪過來。在這當兒，他的思想活動得非常快，非常清楚。他已經知道德國人不會對着他背後開槍了，就掉轉馬頭，但是還很害怕被鐵路柵欄外面的或者鐵路上的哨兵們看見。

• 几匹鐵青馬就是在賽馬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像發瘋一樣飛跑過！就是在舉行結婚禮的時候，車輪子也沒有轉得這樣飛快過！“主啊！救命吧！救命吧，主啊！為了天父和上帝的兒子……”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心裡小聲叨念著，鞭子不住氣地往馬背上打。貪心的本能差一點兒沒有要了他的命：他本來還想跑到住的地方去拿他丟下的車墊子；但是理智克服了他的念頭，——他往另外一

面跑去了。他一口气飞跑了二十哩路，到了奥列霍瓦亚村，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說的，快得就像神仙伊里亚坐在自己的飞車上一样。一到奥列霍瓦亚，他就跑到一个熟識的乌克兰人家里去，样子弄得不死不活，把發生的事情对主人講了一遍，請求把他和馬掩藏起来。乌克兰人答应掩藏他了，不过預先警告他說：

“俺答应把倮(你)藏起来，不过他們要严刑扣(拷)問俺的寺(时)候，格里郭黎奇，俺还四(是)要梭(說)出来的，因为俺沒有为倮受苦的必要！他們会放火燒俺的房子，会把俺捆起来，戴上更(手)铐的。”

“你把我藏起来吧，亲爱的人！你要我怎么謝你就怎么謝你！只要能救我的命就行，随便把我藏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給你赶一群羊来！送你十只最好的羊，我决不心疼！”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一面又是央告又是許願，一面把車往板棚里推去。

他害怕追赶，比害怕死还要厉害。他在乌克兰人家里一直待到黄昏时候，直到天黑他才溜出来。他把車赶出奥列霍瓦亚，一路上拚命狂奔，馬身体的两边直往下飞汗沫，車子轟轟乱响，把輪子上的几根輻条都纏在一处了，直到下亚布洛諾甫斯基村他才清醒过来。在还没有走进村子的时候，他从座位底下把夺来的步槍拿出来，看了看槍的皮带，皮带里面有用化学鉛笔写的字，他輕松地哼哼着說：

“鬼兒子們，怎么的——你們追上了嗎？你們的本領可太差啦！”

但是他也沒有給乌克兰人送羊来。秋天里他又从这兒路过，他看到主人的盼望的眼神，回答說：

“我們的羊都瘟死啦。养的羊太糟啦……不过現在为了感謝盛意，把自个兒园子里的梨給你帶了一些来！”他从車上扔下来二

十多个在路上碰烂的梨，同时把呆里呆气的眼睛轉到一旁去，嘴里說：“我們家的梨好吃得很……是放熟的……”就告別了。

当米倫·格里郭黎耶維奇从米列洛窩飞跑出来的时候，他的亲家公已經到了車站上。一个年輕的德国軍官签了一張通行証，通过翻譯問了問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他抽着廉价的雪茄烟，很客气地說：

“請坐火車走吧，不过要請您記住，你們应当有一个聰明的政府，你們选总統也好，选皇帝也好，选什么人都行，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有管理国家的本領，对于我們的国家能执行合乎理想的政策。”

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非常不高兴地看着德国人，他不打算和他談話，領到通行証以后，立刻就去买車票。

他在諾沃柴尔喀司克看到很多青年軍官，使他吃了一惊：他們成群結队地在街上逛来逛去，坐在飯館子里，帶着姑娘們玩，在將軍府和准备当作大会會場使用的法院旁边踟躕。

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在代表宿舍里遇到了几位同乡和一位叶兰斯克鎮的朋友。代表中間占大多数的是哥薩克，軍官并不多，另外一共只有几十名鎮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对于州政权的选举問題，流傳着一些令人将信将疑的流言。只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定要选一位將軍出来。大家提出了許多有名气的哥薩克將軍的名字，議論着候选人。

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在來到的那一天的傍晚，吃过晚茶以后，就坐在屋子里吃自己家里帶來的干粮。他攤出来一段干鯉魚，切下来一塊面包。两个米古林斯克的代表坐到他跟前來了，又走过来几个人。他們先从前綫上的情况談起，漸漸轉移到选举政权的問題上來。

“比去世的卡列金——願他在天堂幸福！——再好的可找不到啦，”一个灰色大胡子的叔米林斯克的代表嘆了一口气說。

“这話不錯，”叶兰斯克的代表同意了他的說法。

一位参加談話的上尉是別斯謝尔盖涅甫斯克鎮的代表，他有点激动地开口說：

“怎么会連一个比得上他的人都找不到嗎？你們是怎么啦，諸位？克拉斯諾夫將軍怎么样呢？”

“这个克拉斯諾夫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是什么样的人？諸位，你們这样問，难道不害羞嗎？一位著名的將軍，第三騎兵軍团的司令官，是个聪明人，得过十字勳章，是一位天才的統帥！”

上尉这番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的話使一个上过前綫的部队的代表怒气冲冲。

“我可以老老实实告訴你們：我們知道他的天才！他是一个廢物將軍！在日耳曼戰場上他立的功劳太大啦——簡直大得过了勁兒啦。如果不是革命的話，他只好当一輩子旅长！”

“亲爱的，您不了解克拉斯諾夫將軍，您怎么能这样說呢？而且，您怎么敢对一个大家都很尊敬的將軍这样任意批評呢？您大概忘記您是一个普通的哥薩克了吧？”

上尉猛烈地說出了这些像冰块一样的話，使那个哥薩克惊慌起来，胆怯起来，他一面压制着感情，一面嘟囔着說：

“老乡，我这是說，我自个兒在他手底下当过兵……他在奧地利战綫上，把我們的一个团給擱淺在鉄絲网旁边啦！所以我們才認為他是一个廢物……至于在別的方面，誰知道他……也許，完全相反……”

“那么为什么賞給他十字勳章呢？混蛋！”潘苔萊·普罗珂菲

耶維奇被鯉魚刺卡了一下子；他咳嗽了一陣，就對那個上過前綫的部队的代表攻击起来：“你們的思想很不好，你們什麼人都罵，什麼人都不合你們的心……瞧，你們是什麼样的态度！你們如果少說点話——也許不会鬧得这样糟。你們偏偏以为自个兒很聰明。牛皮大王！”

柴尔喀司克人和頓河下游的代表都積極地拥护克拉斯諾夫。这位得过乔治十字勳章的將軍很合那些老头子們的心；有很多人曾經跟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克拉斯諾夫的过去的历史迷住了許多軍官：一位御林軍出身的高貴的將軍，曾經在皇宮里担任过皇帝陛下的侍从武官。克拉斯諾夫不仅是一个將軍，不仅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只会喊操的人，而且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位作家，在“涅瓦”杂志的副刊上常常可以看到他所写的取材于軍官生活的短篇小说，这种情况使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識分子很滿意；既然是一位作家，那么当然是个有文化的人。

在各宿舍里都在进行着拥护克拉斯諾夫的激烈宣傳。許多其他將軍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都显得失去了光彩。一些拥护克拉斯諾夫的軍官都悄悄地傳說着有关阿福里康·包加叶甫斯基的消息，說包加叶甫斯基好像和邓尼金已經穿了一条褲子，如果选包加叶甫斯基担任政府領袖的話，只要他們把布尔什維克一赶跑，他們一跨进莫斯科，那么哥薩克的一切特权和自治权就都完蛋啦。

克拉斯諾夫也有一些敌人。一个教員的代表很想破坏將軍的名譽，但是沒有什麼成效。这位教員在代表的屋子里串来串去，像蚊子一样，在哥薩克們的耳朵边恶毒地嗡嗡叫：

“克拉斯諾夫嗎？是一个卑鄙醜陋的將軍，是一个廢物作家！他是皇宮里的一个綉花枕头，是个拍馬屁的人！这样說吧，他是一个既想要發民族財，又想保存民主的清白名声的人。請你們看看

吧，他会用很便宜的代价把頓河出卖給第一个收买的人！他是一个小人。他的政策等于零。应该选阿盖耶夫！那个人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啦。”

但是教員并没有获得什么成績。而且在五月一日，大会开会的第三天，發出了一片人声：

“請克拉斯諾夫將軍上台！”

“我們誠心……”

“我們誠意……”

“要求他上台！”

“选举我們的值得自豪的人物！”

“請他上台，對我們談談生活的問題！”整个广大的会场里都騷动起来了。

許多軍官都啞啞地拍着小手巴掌，哥薩克們也學着他們的樣子，很蠢笨地和不很响亮地拍起手來。他們的被劳动弄得伤痕斑斑的黑手發出了一片干燥的、像破裂一样的声音，也可以說是一种叫人很不舒服的声音，和那些在走廊里和过道里站得滿滿的小姐和太太、軍官和学生們的可爱的小手巴掌所發出的像音乐一般的柔軟的鼓掌声音完全不同。

身材高大而又匀称，虽然上了年紀，但是外表依然很漂亮的將軍，穿着軍服，胸前挂着許多十字章和奖章，戴着肩章和許多其他的將軍的記章，他像檢閱一样，很英俊地走到主席台上来的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一陣鼓掌和吼叫的浪潮。这位將軍生着一張使人很感动的臉，他站在那里就像画上的人物一样，在他的身上还可以看到許多往日的帝国威力的陰影。

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流着眼泪，从制帽里掏出一条紅手絹，擤了半天鼻涕。“这才真是一位將軍呢！一看就是一个大人

物！就像皇上本人一样，就連相貌也很像。甚至于还有点像已經晏駕的老王亚历山大^①，”他一面很亲热地看着站在脚灯前面的克拉斯諾夫，一面心里这样想。

这一次的軍人联合大会就叫“拯救頓河大会”，开得很是从容不迫。根据大会主席揚諾夫大尉的建議，通过了一个佩戴肩章和各种軍功符号的決議。克拉斯諾夫發表了一篇匠心独具的漂亮演講。他很沉痛地說到“被布尔什維克咒罵的俄罗斯”，說到俄罗斯的“往日的威力”，說到頓河的命运。他把目前的情况描述了一番以后，简单地談了談德国人的占領問題。当他在演說結束的时候，非常热情地說到在布尔什維克們垮台以后，頓州就要建立独立生活的时候，引起了一陣热烈的贊揚声。

“强大的軍人联合会将要統治頓州！被革命解放的哥薩克集团将要重建美丽的、古代的哥薩克生活方式。我們也将要像我們古代的祖先一样，用响亮的坚强的声調說：‘好，白色的沙皇，請您住在莫斯科的石头城里吧，我們哥薩克就住在靜靜的頓河上！’”

五月三日晚間的會議上，以一百零七票对三十票和十票弃权的情况，克拉斯諾夫少将当选为軍区司令官。他在还没有从大尉的手里接过司令官权杖以前，先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批准一些由他向联合会提出的基本法案，并授与他無限的統帥权力。

“我們的国家已經处在灭亡的前夜！只有在充分信任軍区司令官的条件之下，我才能接受权杖。在我知道軍人联合会——頓河意志的最高表現——信任我，为了抵抗布尔什維克的放肆和無政府現象，准备建立强有力的法制制度的时候，情况就要求我坚定地和热情地从事工作。”

① 这里指的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譯者注。

克拉斯諾夫所提出的法案，都是匆匆忙忙地把一些帝俄时代的旧法案改头换面草拟成的，都是些稍加修改的旧法案。軍人联合会怎么能不通过这些法案呢？很痛快地通过了这些法案。一切的东西，就連那改造得很失败的国旗，也要使人想到旧时代：藍色、紅色和黃色的直綫条紋，这是表示哥薩克、外来戶和喀勒梅克人。为了討哥薩克的欢心，只对国徽加以徹底的改变：把那只凶狠的、張开两翼、伸着爪子的双头鷹，改画成一个头戴皮帽，身佩馬刀、火槍和各种武器，騎着馬站在酒桶上的裸体哥薩克。

一个脑筋简单的代表，是个喜欢拍馬屁的分子，又提出了一个不要臉的問題：

“老大人是不是还可以把已經通过的法案稍加变更或修改呢？”

克拉斯諾夫很慈愛地笑着，決定开一回玩笑。他露着一种保証作到的神情把大会的代表們打量了一遍，用一种被全場注目弄得得意忘形的人的声調回答：

“可以变更。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关于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規定——可以修改。除了紅色的旗子，你們向我建議改用什么样的旗子都行，除了五角星或者别的什么秘密結社标记以外，改用什么样的国徽都行，除了‘国际歌’以外，改用什么样的国歌都行。”

軍人联合会在一派哄笑声中批准了这些法案。后来，大家把將軍的玩笑傳說了很久。

五月五日軍人联合会大会宣告閉幕。大家都發表了最后的意見。克拉斯諾夫的重要助手，南綫兵团的指揮官，簡尼梭夫上校，保証在最短时期內消灭布尔什維克的革命活动。軍人联合会大会的代表們，因为选举軍区司令官的成績很好，又得到了許多前方的

消息，所以大家都安心而又高兴地散回各地去了。

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心情非常激动，充滿了爆炸性的欢快，从頓河的首都回来了。他坚决地相信，权杖已經掌握在一只可靠的手里了，不久就可以打垮布尔什維克，他的兒子就可以回家种地了。老头子把两只胳膊肘子交叉着撑在小桌子上，坐在火車的窗戶前头；頓河政府的国歌的告别声还在耳朵里轟轟响，許多清新悅耳的話句一直渗透到意識的最深处，他覺得好像“正教的靜靜的頓河”当真動蕩起来，波濤汹涌起来了。

但是，离开諾沃柴尔喀司克只有几哩路，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从車窗当中看見了巴伐利亚騎兵的先鋒队。一队德国的騎兵正沿着鐵路綫的两旁，迎着火車移动过来。騎士們都若無其事地駝着背騎在馬鞍子上，体格高大、膘滿肉肥的馬匹搖晃着剪得很短的尾巴，被太陽照得閃閃發光。潘苔萊·普罗珂菲耶維奇往前俯着身子，很痛苦地擰起眉毛，眼看着德国人的馬蹄子一跳一跳地、得意洋洋地踏着哥薩克的土地，后来低头弯腰坐了半天，把寬闊的脊背朝着車窗，抽抽嗒嗒地哭起来。

第 二 章

、 一列一列的紅色車廂，从頓河經過烏克蘭往日耳曼开去，車上滿載着面粉、油、雞蛋和牛。許多平台車上，都站着德国人，他們戴着沒有遮檐的制帽，穿着藍灰色的制服，槍上上着刺刀。

德国人的用黃色皮子制成的、为了防止磨坏而釘上鉄掌的堅固皮靴子踏平了頓河沿岸的大路，巴伐利亚的騎兵在頓河边飲馬……但是許多被强制征集了来，在派尔西安諾甫克剛剛受完訓

練的青年哥薩克，正在和烏克蘭搭界的邊境上跟彼特柳拉^①的隊伍打仗。被重新征集起來的頓河哥薩克第十二團，為了爭奪一小塊烏克蘭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人在司塔羅別里斯克附近犧牲了。

在北方的梅德月吉次克河口鎮發生了爭奪戰：先是从戈拉祖諾夫斯克、諾沃亞力山大洛夫斯克、庫梅勒仁斯克、司古里申斯克和其他等鎮的許多村莊里集合起來的赤衛軍哥薩克的隊伍占領了這個市鎮，但是過了幾個鐘頭，阿列克塞耶夫的白衛軍軍官的隊伍又把它奪回來，於是構成白衛軍隊伍中心的中學生、實業學校學生和教會學校學生的大衣，就在大街上閃來閃去了。

頓河上游的哥薩克一個鎮一個鎮地漸漸地往北方移動着。紅軍都退到薩拉托夫省的邊境上去了。他們差不多放棄了整個的霍派爾斯克地區。夏天將要完結的時候，由一切能拿起武器的各種年齡的哥薩克拼湊成的頓河軍已經到了邊境上。頓河軍沿路經過改編，用從諾沃柴爾咯司克來的軍官補充了一下，這支隊伍就很有真正的軍隊的樣子了：由各個市鎮派出來的少數國民軍也都合併在一起了；和從日耳曼戰場上生還的舊日的官兵合在一起，恢復了舊日的正規團的建制；又把幾個團編成師；司令部里面也由許多干練的上校替換掉那些尉官；指揮人員都漸漸地換掉了。

夏天將要完結的時候，由米古林斯克、麥石珂甫斯克、嘉桑斯克和叔米林斯克等鎮的連隊組成的戰鬥單位，根據阿爾菲洛夫少將的命令，衝出了頓州的邊境，占領了頓涅茨珂叶村——沃龍涅什省邊境上的第一個村莊，——把包古查爾縣城包圍了起來。

*

*

*

① 彼特柳拉·西蒙是烏克蘭民族主義反革命分子的头子，帝國主義政府的走狗，烏克蘭人民的凶狠的敵人。……原注。